

# 乞外力亂港將自取其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參政議政



葉建明

由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所組成的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日前到台灣遭受冷遇，除了記者會被冷落外，蔡英文一句「台灣現階段不需要《難民法》，目前有《港澳條例》即可」的回應，令那些自稱「政治難民」的玻璃心碎了一地。這些所謂「政治難民」在香港參與暴亂，害怕被檢控，因此逃到一直宣稱支持香港青年「民主運動」的台灣，希望台灣民進黨當局庇護，或許還幻想能得到一枚獎章吧，不想他們得到的卻是自取其辱。

## 港暴徒滯台製造麻煩

因為台灣清晰地「割席」，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長方仲賢極度失望並在臉書發文痛批，他稱民進黨是只想用香港人的「鮮血」，來換取台灣人的選票。他還稱台灣有義務幫助香港「義士」，否則以後無從應對大陸「武統」。文章一出即引發港台罵戰，隨後，方仲賢發文道歉。「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更是在臉書上貼一文，向台灣方面「表示感謝」。

台灣參與香港暴亂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台灣媒體說，香港暴亂一開始，只要不挺香港，就被打為支持「中共同路人」，馬上就開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洗風向，好像都要跟香港人出生入死一樣。而「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出的「感謝信」，更是將台灣方面自6月起參與香港動亂的事實

一一揭出。比如以螞蟻搬家形式運送物資來港，一夜間為港人籌募大量頭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指導亂港分子在美國進行有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游說工作等等。

一直支持香港動亂的蔡英文當然吃了香港的「人血饅頭」，她從選戰開初民調一直輸幾條街，到今天步步走高，全拜香港動亂所賜。政客向來是政治利益計算，不會有惻隱之心。此時此刻，蔡英文要的是選票，來台投靠她的香港「暴力示威者」會不會成為票房毒藥，影響她爭大位，是她的優先考慮。據外媒體道，逃往台灣的香港暴徒已經達到200多人。有媒體分析，香港暴徒逃台會為台灣造成諸多麻煩，選民也不會支持。第一，這些自稱「政治難民」的港人到台經濟來源可能成為問題。如果要在台灣生存，一則是從事「非法務工」，有可能成為黑社會等非法組織的犯罪工具；一則是靠外部「金援」。但對於援助者背景和目的需要多方調查，存在隱憂。同時，不排除這些香港暴力違法者為了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可能會在台灣引發相關的遊行示威，這可能會使得台灣社會的「和平集會遊行」產生質變。此外，依「陳同佳案」的判例來看，假如他們在台犯罪後成功離台，不會得到其他地區的懲罰，僅會成為台灣的通緝犯，而這種特殊的「司法地位」，將使這些滯留台灣的香港暴徒非常有可能成為社會問題的未爆彈。這些問題都將成為台灣在大選中和之後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 用後即棄非孤立現象

香港暴力違法者在台灣遭遇的「用後即棄」，相信

絕不會是孤立現象，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方都不會歡迎大量違法暴力分子前去避難。

台灣把香港青年當作棋子，美國何嘗不是呢？那些揮舞美國國旗，「感謝」美國制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人，是在「為美國而戰」。其中一部分期望美國承諾「因為參加暴亂而被政府拘捕，美方不會以此為由拒絕批出學生或工作簽證」。但請別忘了，該條文還說，「美國方面會指令領事館，維持一份活躍名單，紀錄一些被扣留、拘捕和針對的人」。香港警方目前已拘捕超過6000人，這6000人都申請滯留美國試試看，除了「一些活躍名單」包括黃之鋒之流尚有利用價值以外，絕大多數能獲得美國無條件庇護嗎？別傻了！

有一句話叫做「做美國的敵人很危險，做美國的朋友更危險」。當年美國為了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懲惡一些恐怖分子為美國助戰，這些恐怖分子得到美國的輻重和給養坐大了，建立了「伊斯蘭國」，之後對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構成威脅，並影響到整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寧。薩達姆政權倒台後，「伊斯蘭國」最終在俄羅斯的軍事打擊下覆滅了，但美國對此已漠不關心了。同樣，美國一度利用庫爾德武裝合作打擊極端組織。庫爾德人甚至在美國支持下搞變相的獨立運動，最終也沒逃出被戲耍拋棄的結局。

今天中美關係走向惡化，美國需要香港這枚棋子，需要暴力亂港阻礙中國前進的脚步。但中美關係好好壞壞，兩個大國之間完全脫鉤並不容易。當國際局勢丕變，中美重新走近，香港這枚棋子還那麼重要嗎？年輕人，真該醒醒了！

# 印第安人的人權之殤

王曦煜

國際視野

12月5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否決了一所專供印第安人就讀的特許學校「Old Main Stream Academy」之設立申請。其否決理據是：該校計劃採用的教材《紅色教學法：美國原住民社會與政治思想》(Red Pedagogy: Native 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以批判態度詮釋美國建國以來對印第安人的迫害，「沒有強調美國的偉大，但卻強調印第安原住民的權利」。吊詭的是，在州政府剝奪了印第安人學校設立申請的同時，美國眾議院卻以大比數決議通過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聲稱強烈關注中國新疆的少數民族人權問題。

## 印第安人人權何在？

當美國高舉人權大旗，將目光投射到太平洋彼岸的時候，作為美國本土最早居民的印第安人，又正在遭遇怎樣的待遇呢？

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一部美國史，也即是種族主義者踐踏印第安人人權的歷史。著名印第安部落首領紅雲 (Red Cloud) 酋長曾坦言：「他們(白人)來了之後，掠奪我們的土地，殺戮我們的男人，欺侮我們的女人，搶走我們的小孩，然後要我們相信他們的宗教。這就是我們美國印第安人所經歷過的遭遇。」

作為北美最早的居民，印第安人不斷為白人殖民者所壓迫驅逐。為爭取生存的空間和土地，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為了白人奪得更多的土地，1830年，美國傑克遜總統頒布《美洲原住民遷移法》(Indian Removal Act)，規定作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只可使用美國土地，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要求印第安人離開原居地，只能往西邊的奧克拉荷馬 (Oklahoma)。拒絕遷徙的印第安人就地遭到屠殺。為保全部落人口和文化，印第安人不得不踏上了西遷之路，並由此書寫了其民族歷史上最悲壯的一頁，這條西遷之路，也被稱為「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

《美國獨立宣言》談及「人生而平等」。然而，儘管美國1776年就宣布獨立，但遲至1968年《印第安人民權法案》(Indian Civil Rights Act)、1975年《印第安人自決與教育援助法》(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 of 1975)、1978年《美國印第安人信仰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後，印第安人才獲得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完整公民權。在此之前，不少州還藉口印第安人未採用「文明生活」與納稅而不肯給予投票權。

時至今日，由於某些州的法律規定，選民在投票時必須出示居住地址證明，而部分居住在保留區的印第安人根本沒有街道地址，因此也變相被剝奪了選舉權。除了公民權益得不到貫徹落實，在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印第安保留區內，由於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均沒有下放足夠的財政與建設資源，一般民間企業也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投資當地，導致保留區內的飲用水、交通及醫療等基礎設施極度匱乏落後，水電網絡不通，令地區的失業、貧困及疾病等問題日益尖銳。2013年，時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原住民族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詹姆斯·安娜皮的報告指出，美國印第安人口貧困率是全國貧困率的两倍，印第安人壽命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2歲。

## 何以關注中國人權？

在當前的美國選舉機制下，由於人口不斷銳減，且無法確保投票權益，處於被遺忘角落的印第安人，其人權議題所獲得的輿論關注，也遠遠遜色於美國其他的少數族裔。標榜「人權至上」的美國政府，似乎不願正視這批先民的人權之殤，也不願意坦然地面對過去曾血脈壓迫印第安人的歷史。當北卡羅萊納州的教育官員，否決印第安人特許學校的設立申請，質問特許學校教材沒有歌頌「美國的偉大」之時，又能否真正地去正視印第安保留區內水深火熱的生活，蕭條頹敗的就業和種種不公的待遇？這是從政者所必要的選擇性失明，還是必要的虛偽？

從出賣重要反恐盟友庫爾德人、默許沙特阿拉伯持續對鄰邦也門出兵、不願國際反對單邊制裁伊朗、暗中支持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佔領敘利亞戈蘭高地等等舉措看，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就是憑藉冠冕堂皇的「民主自由」口號，無視道德或普世價值，只服務一己利益的政治操作。在中美全方位博弈的大格局下，接踵而至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實際與人權和自由並沒有什麼聯繫，只是美方為了搶佔輿論高地，增加一些政策工具，來達到打擊中國的目的。只不過，可憐了大洋彼岸的印第安人族裔，只能繼續在「人權至上」的國度艱難求存，吟唱「血淚悲歌」。

# 政府應堅定支持監警會

學研社成員 文武

學研集

美國《華爾街日報》上週報道一則消息，指監警會就審視修例風波委聘的國際專家小組成員已辭職，又稱，國際專家認為監警會的權力及獨立調查能力存在嚴重不足，最後決定請辭。雖然監警會主席和副主席已作出澄清，但反對派仍據此借題發揮，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必須指出的是，監警會委聘國際專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鑑國際上處理和應對社會動亂的經驗，而非來港調查警隊，政府應堅守底線，繼續支持監警會的工作。

## 邀國際專家借鑑國際經驗

針對《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和副主席謝偉銓已經及時澄清回應，他們指出，專家小組並不是請辭，而是他們在首階段的工作已告一段落，而監警會與專家小組仍有緊密接觸，希望將來某些情況下仍可提供協助。

香港今年6月9日發生修例風波，示威者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向政府施壓，其中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隊濫權。提出這一訴求，明眼人都知道，目的是為了打擊警隊的士氣，制約警隊的執法能力，以便他們進一步推動旨在顛覆政府、破壞「一國兩制」的暴亂，可謂居心叵測。

特首在9月4日的公眾講話回應所謂的「五大訴求」時已表明，不接納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委任前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以及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林定國加入監警會。她又承諾，監警會調查報告會公開，而政府亦會認真跟進報告的建議。特首亦宣布監警會將會邀請國際專家加入，協助相關工作。

在此之前，監警會在8月23日對外宣布將邀請海外專家成立國際專家小組時，特別說明了一個要點，外國專家小組的職權不包括調查工作，僅會參與專責委員會中就警方行為作出評估和建議的部分，至於釐清事實方面，則不屬國際專家小組的職權範圍。

由此可見，特首強化監警會，以及監警會委聘外國專家，並非是接納了「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所採取的措施，也就是說，強化監警會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調查警隊，制約警隊的執法能力，相反，是要從社會動亂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並且從國際上尋求值得借鑑的經驗，從而加強和提升警隊的執法能力，以更好地維護社會安定。

## 外聘專家辭職報道不實

弄清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看《華爾街日報》有關外聘專家辭職的不實報道，顯而易見，監警會邀請外聘專家來港時，並不是邀請他們來調查，所以

根本不存在調查權力和獨立調查能力不足的問題，外國專家小組的主要職能是就監警會提出的事實，根據外國的實際經驗，比如英國警方應對和處理2011年動亂的經驗，提供意見和建議，而依照監警會主席和副主席的澄清說明，專家小組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完成使命。監警會下階段將會公布有關的報告。

既然《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不實，反對派借題發揮所展開的詆毀監警會、阻礙監警會正常工作的做法是完全沒有理據基礎的。另一方面，反對派又藉機進一步脅迫特區政府，要求成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是無理要求。

許多市民不知就裏，不明真相，因而受人誤導，有一些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也跟隨附和，加入要求成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大合唱中，這實在令人感到不解和遺憾。

政府當局必須要站穩立場，堅守底線，堅定地支持監警會的工作，支持警隊提升執法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保障社會穩定。同時，政府也有必要做好政策措施的宣傳和解說，讓絕大多數市民理解政府、支持政府，明白香港警隊作為唯一保護香港社會穩定、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武裝力量的重要性，讓市民消除對警隊的誤解，支持警隊。

# 盡快結束是非不分的年代

香港漁民青年會主席、新界青聯智庫成員 崔景恒

智庫爭鳴

2019是個讓港人痛心的年份，由6月至今，整個城市在不同層面慘遭蹂躪。有人自甘墮落，親手為一己之私權毀城市，一副我認爲正確便我行我素的樣子，不斷美化黑暴，也不斷為黑暴尋找藉口，最常見是將政府或別人的一些錯處，甚或只是誤會無限延伸成自己可打砸搶燒的藉口；不過更可悲的是，有更多港人在黑暴下為了尋求生存，明哲保身，被迫充當黑暴鷹犬，讓香港進入是非不分的年代。

## 黑暴植根社區

自區選之後，表面上社會紛亂減少，實則上眾多的反對派和縱暴者當選區會，雖則算不上改朝換代，但卻無形中將黑暴規則植根於香港社區。或許基於自保，或許基於對政府的恨鐵不成鋼，不少港人也將自己包裝成黑暴「盟友」。例如筆者有朋友開了一間小

食店，受修例風波的影響，旁邊不少商店也化身「黃店」，這位朋友為求免被「裝修」，只好將自己的商店包裝成「黃店」，將門面裝設成所謂「連儂牆」，也貼上歧視警察、或誣蔑一些政治事件或人士的標語。筆者對於有關情況既表無奈，也表同情。一方面，朋友站在了黑暴一方的立場，紛亂的社會再少一道清泉，不過作為小商戶小市民，在政府無法給予恰當的保護之下，其實這位朋友也身不由己。

## 姑息養奸 後患無窮

不過，黑暴規則植根下的社區並不會得到真正安寧。我們見到黑暴規則下的香港，暴徒可以按一己好惡進行破壞、施以暴力及違反法例；若有人提出異議，便很容易成為被所謂「私了」（施以私刑）的目標，市民已充分活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暴極權之下。這種規則無疑已深深腐蝕香港，各位讀者

可以看看最近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聲明義正辭嚴地說向法院縱火的人士並非真誠的示威者，而是罪犯，但難道在半年來不斷堵路、縱火、破壞、傷人和起底的不是罪犯？他們不是在踐踏法治？為何香港一個如此專業的機構，要在被欺騙到家門口才敢發聲？這也難怪現今的香港會變成如此模樣。難道在這世代，一個人要好好的活，要不便是姑息養奸，要不便是同流合污？

或許現時的一夕安寧，只是暴风雨的前夕，只是因為黑暴被暫時滿足後的消化期。只要政治紅利被徹底消化，或者有新的事態刺激黑暴，黑暴會繼續利用既有的抗爭模式，甚或變本加厲，讓社會蒙上更大陰影。

政府必須盡快意識到有關問題，盡快聯合理性港人施以對策，終結現時的局面，不要因一時安寧麻木大意，否則香港只會成為黑暴溫床，必然後患無窮。

# 為香港郵政的溫度點讚

趙陽

長話短說

據報載，過去3年，本港欠資郵件約有150萬件，不少收件人反映，因通知卡上未有寄件人及郵件資料，卻要將不足費用轉嫁至收件人身上，做法不公平。針對該問題，香港郵政將於今天起推出新措施，向寄件人或收件人寄出「欠資郵件交付通知書」，通知書內會包含欠資郵件的正、背面相片，並貼有欠資標籤，讓寄件人或收件人可知悉是什麼郵件欠郵資，而市民可透過電子付款繳交所欠費用。

有人質疑，香港郵政的這一做法得不償失：因為

追討的欠資，遠不及這一新措施所要付出的成本。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我認爲：創新舉措不能簡單地用「經濟效益」這個指標來一概而論地衡量。換句話說，香港郵政的新舉措，最大程度地方便了市民，把城市服務的溫度扎扎实實地做進公眾的心裏，這種「社會效益」又豈是錢能買來的？至少我們能從這個小事情上，看到香港郵政沒有以一副「店大欺客」的心態，漠視150萬封欠資郵件背後的信任和訴求，而是積極創新、努力改進，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

我們的城市，似乎存在一種通病：商業社會的任何行為，都一定要通過經濟指標來量化是否「進步」。殊不知，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固然需要先進的商業理念、強大的商業發展作為經濟根基，但同時，也一定要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企業肯在履行社會責任上，真用心、用真心。特別像香港郵政這般的百年老店，能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上，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蹤改進，即使是賠本也要做好，就是真心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將心比心，真心換真情，相信這樣的舉措一定會贏得民心的回報。